

孤独的风中之旗

「孤島」杂文选



- ◎ 读史零感 · 若水
- ◎ 从枪决汉奸说起 · 若木
- ◎ 超越鲁迅 · 编者
- ◎ 阿Q相 · 周木斋
- ◎ 论李陵与苏武 · 曹聚仁
- ◎ 吴佩孚的「三不主义」 · 振闻
- ◎ 救国的帮闲 · 周黎庵
- ◎ 从孔乙己说开去 · 柯灵

文化艺术出版社 ◎

民国杂文大系

民国杂文大系（八）

孤独的风中之旗

——“孤岛”杂文选

姜振昌 徐 萍 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民国杂文大系(八)

孤独的风中之旗

——“孤岛”杂文选

姜振昌 徐 萍 编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图文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数 251,000

1996年8月北京第1版 199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7-5039-1485-8/I·643

(全10册)定 价:145.00 元

出版说明

“民国”是中华民国的简称，史学界对这一名词的定义为：中国从清王朝灭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据此，民国的历史存续时间为1911—1949年。

较之以往改朝换代不同，民国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政体。民国的38年，既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转变的时期，也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终结阶段。文学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人文心态、行为方式都有及时而具体的表现。在民国时期诸种文学形态中，杂文对现实及时而准确的反映远较其他文学样式为优。这不仅表现为杂文的文章数量远在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之上，还表现在功能上，即作品在社会、历史上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民国时期的杂文作为一种“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建立在传统文化的纵坐标和现实社会的横坐标的交汇点之上。对现实社会进行批评，旨在全面清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反抗现行的专制制度，从传统文化对现实的中国人的精神的养成的历史底蕴上来批评中国固有的文明，从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中深深隐藏着的中国人的劣根性来剖示人生的病苦，因而具有振聋发聩的思想力度，大大深化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上对“国民性”问题的发掘改造工作。作家们秉承实践理性精神，从日常生活现象和日常观念入手，用哲学的烛光和生命的情感去对待处于沉睡状态的事物，化腐朽为神奇，使得篇篇杂文汇聚成为深入中国社会底蕴的巨幅画卷。

民国时期杂文流派的演示，不管是同一时间内横的分化还是不同时期的纵的嬗递，总是伴随着探索意味的修正和超越，着力弥补旧有创作精神、美学意蕴的粗疏、浅显和片面性，纠正偏颇，努力使杂文这一文体臻于艺术形式的完善和人文精神内涵的深刻。因此，从流派的角度编选这套“民国杂文大系”并剖析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杂文流派，无疑是掌握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鉴赏杂文先驱者的创作成就，从中归纳整理历史脉络、发现和总结杂文发展的某些规律与经验教训的有效途径。

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对于民国时期的杂文进行全面的梳理工作始终未能展开，出版方面的空白，相应地使得研究工作滞后。正是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民国杂文大系”（凡10卷，250万字）奉献给读者。这套书对于浩如烟海的历史陈迹来说，虽不算是全面的，但却优选了最有代表性的流派，择取了曾经为人们最为关切的话题。在具体编排过程中，为了便于读者深入理解作家和作品，在每一流派的作品卷后都有一个“后记”，扼要阐述该派的产生、发展及其创作风格。也正基于此，本大系第二卷便以正式形成流派的“新青年”派排列起始，后面各卷依据时间顺序类推；同时又为了较为全面反映民国杂文的历史面貌，对于尚未形成流派的1911年至1918年间出现的作品，也汇集成册，在第一卷刊出。

我们希望这套“民国杂文大系”的出版，能使读者从这些关涉世道人心之论的历史回声中获得一些现实的启示。

目 录

读史零感	若 水 (1)
却说逃难	若 水 (2)
吉诃德颂	横 眉 (4)
论私交之类	铁 民 (5)
晦庵随笔	晦庵和尚 (7)
素食主义	行 者 (11)
为了文化	韦 佩 (12)
道德观念	韦 佩 (13)
恶意的快乐	韦 佩 (15)
不会有的事	八 戒 (16)
阿 Q 型以外	八 戒 (18)
“八戒辨”	八 戒 (19)
理智与暗影	韦 佩 (21)
道德的自律性 (一)	韦 佩 (23)
道德的自律性 (二)	韦 佩 (24)
生命的价值与价格	韦 佩 (26)

面具与良心	韦 佩 (28)
壮烈之外及其他	路 人 (30)
妾命薄	辨 微 (32)
心口且不相应	剑 先 (33)
必需铲除的劣根性	八 戒 (35)
从枪决汉奸说起	若 木 (36)
我感激着, 我兴奋着	八 戒 (38)
如此英雄	羿 矢 (40)
眼前事实	白 屋 (42)
两面人	巴 人 (43)
张伯伦的戏法	屈 轶 (45)
简单化	白 屋 (47)
争取自由	风 子 (48)
抽 思	巴 人 (50)
傀儡戏	列 车 (51)
超越鲁迅	编 者 (53)
生命的艺术	周黎庵 (56)
从杂文得到遗教	唐 弢 (58)
守成与发展	鹰 隼 (61)
“有人”, 在这里	巴 人 (62)
题外的文章	鹰 隼 (64)
“题内话”	巴 人 (66)
遗民之今昔	吉 力 (69)
救火者的工作	吉 力 (72)
关于“鲁迅风”	祝 敌 (74)
差一点儿	周木斋 (76)
活傀儡的嘴脸	周木斋 (77)

日本“七七”纪念文告“联珠”	周木斋 (78)
阿 Q 相	周木斋 (81)
“生命的思索”	屈 轶 (82)
荒村岁暮	柯 灵 (84)
奴隶的错觉	柯 灵 (86)
台上的悲哀	柯 灵 (88)
慰郭沫若夫人	柯 灵 (90)
“孤岛”我见	风 子 (92)
从擂台到戏台	风 子 (93)
书 愤	风 子 (95)
苍蝇与宇宙	品 品 (97)
流寇新义	辨 微 (98)
《鲁迅风》与鲁迅	景 宋 (102)
才和实	东方曦 (103)
凌 迟	辨 微 (106)
略论叫化之类	巴 人 (108)
公平与偏激	屈 轶 (114)
论李陵与苏武	曹聚仁 (117)
在腐烂着的人们	郑振铎 (119)
取消的放大法	辨 微 (122)
论“没有法子”	巴 人 (124)
论打落水狗	石 灵 (127)
吴佩孚的“三不主义”	振 闻 (129)
杂家, 打杂, 无事忙, 文坛上的“华威先生”	巴 人 (131)
“作家”与“人”	应服群 (137)
从女性的立场说“新女性”	许广平 (139)
道 统	振 闻 (142)

战士与乏虫	羿 矢 (144)
雅与俗	莫 邪 (145)
说酸葡萄	石 灵 (148)
脸谱主义者	羿 矢 (150)
本性难移	辨 微 (154)
咸肉汤烧豆腐	品 品 (156)
狭的天地	石 灵 (158)
谋略及其他	章 钺 (161)
就义种种	孔另境 (164)
杂感和预言	孔另境 (167)
谈怀旧的情愫	孔另境 (169)
幽冥不隔喜悦的传递	文载道 (172)
病后漫笔	文载道 (174)
踢走它	文载道 (176)
今与昔	文载道 (179)
救国的帮闲	周黎庵 (182)
定命论者的寓言	周黎庵 (184)
血写的历史	风 子 (186)
辟“两亡论”	风 子 (188)
看热闹	柯 灵 (190)
凑热闹	柯 灵 (192)
焦土上的新芽	柯 灵 (193)
瓜蔓集	风 子 (195)
我的杂感	毁 堂 (201)
一 弁 言	(201)
二 “著作家”	(202)
三 灵魂上的奴隶	(203)

四 吴佩孚之外·····	(204)
五 时代不同·····	(205)
六 “圣之时者也”·····	(207)
七 市 场·····	(208)
八 关于孟子·····	(210)
九 序穆译《自由万岁》·····	(213)
现实与理想·····	服 群 (216)
东南琐谈·····	唐 弢 (218)
株连草·····	唐 弢 (229)
回 溯·····	周木斋 (239)
影 痕·····	周木斋 (243)
三不朽论·····	周木斋 (247)
清谈新解·····	穆子沁 (256)
市楼独唱·····	柯 灵 (259)
一 独唱开场·····	(259)
二 闻歌有感·····	(260)
三 西崽世界·····	(261)
四 少年中国·····	(262)
五 坐车偶感·····	(264)
六 散步小记·····	(265)
七 高论一例·····	(267)
八 佳话拾零·····	(268)
从孔乙己说开去·····	柯 灵 (270)
我要控诉·····	柯 灵 (273)
文人与妓女·····	柯 灵 (275)
丑·····	唐 弢 (277)
市侩主义·····	唐 弢 (279)

重振杂文的关键	辨 微 (280)
“混”	唐 弢 (283)
从“苦住”到“喝道”	唐 弢 (285)
两种脸谱	唐 弢 (287)
《蛆沫集》批注	唐 弢 (289)
伦常闲话	唐 弢 (293)
论“人身攻击”	陶 弃 (295)
再真实些	一 士 (299)
略论吃饭打屁股之类	仇 山 (300)
华德乘机出亡异同说	吴绍彦 (302)
“人身攻击”异议	丁一之 (305)
再论“人身攻击”	陶 弃 (307)
旧调新编	沈家乔 (311)
后记	(314)

读史零感

若 水

人之患，在于不能读史。史实为人生的血渍的记录。酸辛与眼泪，悲壮与伟大，全都从中可以看出。

自然，我们不是循环论者。却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或者道，“一治必有一乱。”但历史的事实，每每可以作我们殷鉴，那是实在的。鉴往知来，预言不是龟卜者的事，而是历史家。

出生于四明故土，也就常爱读乡贤著作。梨洲先生身遭覆亡之祸，以一儒生而起义山寨。通读《梨洲全书》以后，终觉得今日的文化人，能力何其薄弱。即就四明一带说，自梨洲、苍水、舜水以至钱肃乐等六狂生，无一不亮节劲风，矜式后世。在今日，四明故土，已飞扬着市侩的算盘主义，一般读书人，能“得保首领，老死户牖之下”的已算难得了。

说起六狂生，使我想起全谢山做的钱肃乐的神道碑。那时清兵已打下浙江，宁波府同知朱之葵和通判孔闻语，就迎降了。于是贝勒将他们加升一级，朱为知府，孔为同知。钱肃乐先生在东吴丙舍中咯血，闻讯，即赶赴宁波，与王家勤等六狂生在城隍庙开民众大会，揭起义旗。这时，定海总兵王之仁，已向贝勒纳款，但阴与钱肃乐等相通。有个“家富耦国”的谢宾三，忌钱等所为，想见好于贝勒，便遣人约之仁至甬，将钱等剿灭。那知之仁一到，反将谢宾三的信当众朗诵，请求群众公判。虽然谢宾三

没有死，却也迫着出了一万金做了兵饷。

其实在浙东的反清的民族革命运动中，这样的史实不知有多少。读了真可叫人奋发。但一切的记载中，也可看出二点来：其一是贪官污吏，始终是最没骨气的奴才；其二是“家富耦国”的豪绅，也每每做了汉奸的首领。而真能读书的人，如黄梨洲者，却又每每能干出泣鬼神而感天地的英雄事业！

（原载 1938 年 2 月 14 日《文汇报·世纪风》）

却 说 逃 难

若 水

《宇宙风》第六十期，载有“又乾乙月”先生的《买路逃难记》，写内地警兵，沿途索诈情形，文字委婉动人，完全“第三者”立场。读了以后，不禁为抗战前途担忧。既而一想，警兵中不肖之徒，固然应该予以“笔诛”，但逃难者自身亦应负责。尤其是象“又乾乙月”先生似的，能写那么一手好文章者。

因为，中国的土地虽然广大，倘然个个人都象“又乾乙月”先生似的逃起难来，那么中国土地也会“被逃光”，弄得逃无可逃的。

这倒并不是说，凡是逃难者都该受警兵索诈。这也不是说，中国所有人民，都应该与城共存亡。贪官污吏是抗战的蠹虫，应该把它肃清，我们同意“又乾乙月”先生的揭发。同样，逃难却不是毫无原则：一闻“风声鹤唳”，便而“仓皇出走”。我们必

须到了不得不逃的时候，于是有组织地撤退。

事情只要这样一想，就会明白：人民倘不是逃得太“仓皇”，也就没有供警兵索诈的机会。蠹虫总向腐朽地方钻。使自己健全，是消灭蠹虫的最好办法。有识之士，如其真的对这祖国还存一点儿爱惜，对于自己所熟稔的“山川美景”，“家乡土地”，还存一点儿留恋，那么，把“逃难”改为“御难”，怕是必要的吧。

贪官污吏的发生，是在于政治的官僚主义，决不是一二个人的问题。政治的改革，本来责任在于人民自己。但平时着力较难，而抗战时期，只要大家肯出力气，是有改革的希望的。可惜中国有一部分人，还抱着“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家瓦上霜”，连把“抗战的责任”也一齐扫出去了。

说是上海安全了，内地有人纷纷逃到上海来的，一看到上海有所谓“人头”案，也不免吃了一惊。但摸了摸脖子，“自己的头”还在，于是又坦然了。希望不再会有什么“难”来到上海。然而上海不再“被难”，“最后的胜利”的预言，不就被拒绝了？套上了“奴隶的圈子”，而犹嗷嗷然自以为得计，这倒是可为抗战前途顶顶担忧的。

（原载 1938 年 2 月 17 日《文汇报·世纪风》）

吉 诃 德 颂

横 眉

堂·吉诃德其实是一个光荣的名词，他虽然被世人所轻蔑，认为可笑。

依格那西·马都秀斯基是波兰的权威文艺批评家，他已经逝世了将近二十年，但他的含有哲学意味的散文，却仍旧为大家所传诵，所证引，仿佛文学上的经典一样。就在一篇叫做《吉诃德式的精神》的文章里，马都秀斯基这样写着：

因为堂·吉诃德不单是一个被现实所捆打和玩弄的梦想者，而且他也是一个那些最可贵的企图和愿望的象征，不断地被日常生活的程序所粉碎，却又为人类精神的进展所必需。

一个人在他的一生里从来不曾对风车作战，甚至从来不曾想到过这样做的，为了他的本身的利益他会成就一些大事业，但自然，对于别人的幸福他决不会有些微的帮助，他决不肯为着大众去冒险，或者把他的时代里的精神的温度表提高一度的。

这就是所谓乖觉的人们的典型。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的愿望都停留在乖觉的上面。所以在塞万提斯的笔下，终于出现了堂·吉诃德，而且他不仅出现在书本里，

同时也活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里，历史正是靠着吉诃德先生们的存在而进展的。勇往直前，不屈不挠，这是吉诃德先生的特质，他挟着的是公理，打着的是不平，然而不免于认错目标，铸成笑料，然而他的态度是严肃的。

马都秀斯基又说：

他的失败，无论如何，是在行动里，并不是在思想里。堂·吉诃德是永远忠实于他自己的。不管他是在释放战船上的奴隶，或者是在毁坏彼得神父的傀儡人，他是自觉地站在公理这一面而战斗着，为着不幸的和被压迫而防围着的。

这是堂·吉诃德的精神的可贵处，正确地加以导引和处理，吉诃德先生将是新的，无可非议的战士，决非上海滩上的流氓所能企及。至于见微利而色喜，借暴力以恫吓，既昧是非，复泯敌我，其无耻与无知的程度更在一切流氓之下。

（原载 1938 年 2 月 21 日《文汇报》）

论私交之类

轶 民

史可法复多尔袞书，有云：“大夫无私交，春秋之义。”我觉得这词严气正，确可给今日的文化人，书之于绅。

事情是这样的：史可法那时临兵淮上，抵抗清兵南下。多尔衮利用汉奸，致书劝降。史可法复了他一封信，决绝的拒绝了。这句话，不仅表示他自己的忠正，且足以使汉奸愧煞。

近来，我们的“邻邦”，觉得在这文化中心的上海，一切伪组织，都无法进行。虽然根据了“盗亦有道”的“愤言”，组织了“大道政府”，但其“威信”所及，万民“摇头”。即在以“市民协会”相标榜的一部分资产者，也觉得“不很要得”。这固然是上海三百万市民，爱国心特别来的浓厚所致，但有它的特殊性的上海文化力量，也是不可以蔑视的。我们的“邻邦”，据说看出了这一点，派遣了不少的“文化使节”，来找他们旧日的“中国同学”。用极平淡的经济，政治，文化各学术部门的研究的名义，招致文化界名士，从而进行所谓文化侵略的间谍的工作。这事现在已经渐渐露出端倪来了。而且偶有一二极清白的文化人，不自觉的和那些人碰过面。我觉得极可惋惜。

因之，我想起了史可法这一句话。不与敌人合作，不特限于经济政治部门，尤必须注意于文化部门。所以我们很希望在上海的一切文化人，不特对于邻邦的新识的朋友，立即断绝关系；即于旧友，也当审认对方的思想，是否是我的真正朋友，而决定交情。否则，我们也应该词严气正的回答道：

“春秋之义，大夫无私交。”

（原载 1938 年 2 月 28 日《文汇报·世纪风》）